



龙兴游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程华照



青石板路的街道，木房子开门的吱嘎声，瓦砾滴下的陈年旧事……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的龙兴古镇，似乎遍地都藏着故事。

一 龙兴寺的香烛青烟

三层的大门雄赳赳立在老街与古镇之间，四柱三扇迎接八方来客。跨过大门驻足打望，旁边旧时的木柱长廊依势而上，有人坐在条椅上衔住烟杆摆龙门阵，也有人围坐在桌前打长牌。游人手执团扇衣裾飘飘，扭动身姿迈着碎步拍视频。我们这群“潮”人衣着时尚，走起路都在嘻嘻哈哈，进不了那意境，对直直朝龙兴寺走去。

寺在主街，一堵红墙题有“南无阿弥陀佛”的字样，碾压了门上龙兴寺的牌匾。“走，进去瞅瞅。”同行者凝视古朴庙宇的香烛青烟，拍了我一下，然后对大伙说。

庙宇很老，连守护人员也都是颤巍巍的老人。掏出手机拍照，却被他们大声喝住：“不准拍照！”见我们把手机收回，老人轻声絮叨：“把这些大慈大悲的佛像拍了装进衣包，你们觉得合适吗？”“哦——”我恍然。

“大姐，偌大的寺庙修来干什么？”该叫她婆婆的，我不想把她叫得太老。她一边打扫地上的落叶，一边断断续续撂下话：“这儿原是禹王庙，清乾隆年间供奉着大禹治水的塑像，后来塑像毁掉了，古镇人将它改成烧香朝拜的圣地，还修建了大雄宝殿……”

我心在红尘进不了佛门，只好悠悠信步于外。身后，一戏台两耳楼，相依相伴。高高的戏楼，木质结构穿斗榫卯，浑身刀痕累累。四米左右的横梁，上下两幅满满的东阳木雕经年已久，头部几乎丢失。仔细打量雕塑，构图生动人物鲜活，呼之欲出。

耳楼空处，三位老人圈在木桌前吃午饭。一盆稀饭、一碟咸菜，还有从茂叶间传来的一席阳光，他们右手拿筷子左手捏白糕，埋头大口朵颐。

“太简单了嘛。”怔怔望着，我不禁脱口唏嘘。老人扭头瞄我一眼，点点头，仍旧津津有味地吃自己的，顷刻让

幸福有了深度。

二 阴米酥和街边小物件

路边小摊上，袋袋油浸浸的阴米、糍粑、麻花、怪味胡豆、醪糟，还有传统小吃阴米酥。上次，一家作坊现场制作，围观的人看到都咽口水，纷纷掏腰包。我也买了几袋，回家分享给同事，他们说下次还要帮他们带。

步入祠堂街，逛门市进小店，停留摊摊前，拿起小商品看看、摸摸、尝尝。老板在旁跷着二郎腿玩手机，东西就放在那，管你买不买。

木板墙的老宅前，摆着很多把玩的物件。我挑选了一件手串：“老板多少钱？”几声后没人应答。同行的朋友大步上前拍拍我的肩膀，戏笑道：“无人售货，看中了就扫吊牌上的二维码，东西你拿走。”

“程哥，看来我们要多出来走动，现在变化太大，不跟上时代就要闹笑话了。”朋友笑我。

华夏宗祠、包氏祠堂皆关闭，不得入内。

胡氏盖碗茶对开的木板门，一把铜锁大扫我兴。阳光、微风、古镇，一碗老茶足以回到过去。

三 明月古镇第一楼

“清风龙兴三千客，明月古镇第一楼。”传说600多年前，建文帝逃难被娄氏青年相救，为了感谢出资给他建修了这座四合院，手谕赐予“第一楼”。清时因火烧尽，后照原庭院修建。庭院穿斗结构、风火墙、坡房青瓦、花格轩窗，后更名为“第一楼”。

门边小凳上，坐着一位光头皮衣男子。我们询问：“里面有什么要的？”“多吔，明清的老房子，可吃饭住宿、买窖龄酒……”

柜台后金色的授牌告诉游客，此处曾拍过十几部电视剧，《兵临城下》《为你等待》《决战华岩寺》《母亲，母亲》，而今我们仿佛也进入了角色。



龙兴古镇

中轴过道的两侧，一边一房间。房间里放着三层架子床，朱红底色满功描金其样灼灼。这样的床，我家也有一张，但不过是简约版的，我二十几年前在中兴路古玩城买的。天井，一池清水一座拱桥，周边木房子里老物件旧摆法，酷似家具博物馆。老爷床、小姐椅、八仙桌、条案方几、太师椅、瓷屏字画、帽筒座钟……件件都在诉说着光阴的故事。

一壁书法多为楷书，一笔一画中规中矩。好在，天花板处悬挂着黄济人的手书《仁里阁》，看后让我愉悦养眼。

地下室，青砖隔开的一排排小房间，架子上全堆放着酒。皮衣男子领着我们与剧组人员，穿行在逼仄的过道，“这些都是自家酒厂酿的，在这里静静睡了几十年。”

“兄弟，在宜宾，一瓶五粮液满城香。你这酒，一丁点酒味也没有。”有人质疑。

皮衣男子攥紧拳头：“哥子，看来你是不喝酒的，我们搞的是窖藏，它们都是有‘身份证’的。闻起舒服，喝起更巴适。”听他一说，同行的几人禁不住扬起嘴角笑了。

四 守住过去未来可期

长春古井在红墙前，诸多石碑凸显它的背景不凡。风吹雨打，碑文斑驳，面前青石板踩出年轮，葳葳守望望着往昔。

古井身处古镇中央，圆圆的口沿盈盈

的笑脸，备受当地的青睐。井水汨汨地滋润一方净土：清晨扁担悠悠来去匆匆，晚上捣衣声声，敲打不眠的夜色。我信步走去，不是掬一捧月在手，啜一口来解渴，而是让我重返旧日情景：停水，生活乱了套。空荡荡的屋子，装满夏夜的酷热，找水的脚印，一身汗水，满身咸咸的味道。山涧一老井，清澈的泉水从石缝渗出终年不断。寒冬热气汤汤，夏日凉爽宜人。春去秋来取水人从不间断。老井离家不远，举步可至。我拿起木瓢轻轻伸入水中舀起，不时贪上几口，丝丝的甜润在浑身蔓延。

从回忆中醒来，钻进小巷，“古井·茶”遗世独立曲径通幽处，与外面格格不入。层层石头垒起的堡坎上一别院一草屋，被钵钵罐罐、石磨石碾猪槽缸子砌成围墙大小的空间，看似随意，却煞费一番苦心。

拐过凉亭，刘家大院映入眼帘。空处整齐堆放水泥、河沙、木材、小青瓦。我曾来过这里，吃了闭门羹。今日敞开着，然而门前的脚手架，横在房前将门挡住，几位师傅挽起衣袖在当中忙碌……

高耸的古墙下，条条狭窄的巷道，笔直弯弯陡峭平坦，在此横撇竖捺的随处可见。这头龙兴古镇，那端外边新区，它们皆是连线。

走进雅舍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李自平

中的“雅”字。

艰苦的环境并未阻挡文人相聚的脚步，雅舍渐渐成了当时北碚文人的精神沙龙。梁实秋虽独居，却高朋满座，老舍、冰心等文化名流皆是座上常客。他四处寻觅龙井、铁观音等好茶，以清茶为媒，邀约友人相聚。在这里，没有身份尊卑，只有思想的碰撞；没有世俗喧嚣，唯有文化的芬芳。文人们或围坐品茗，或对弈闲谈，或纵论时政，或探讨文学，偶尔小酌几杯，兴之所至便吟诗作文。

1940年，梁实秋以“子佳”为笔名，在重庆《星期评论》开设“雅舍小品”专栏，每期刊发一篇两千字左右的散文。这些文章以身边日常为素材，雅舍的一草一木、孩童的天真烂漫、生活的琐碎点滴，皆成笔下佳酿。文风从容平实，如秋水般自然流淌，兼具幽默旷远与隽永洒脱，一经刊发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《星期评论》停办后，他续作十篇，散见重庆、昆明等地报刊。抗战胜利后，又在《世纪评论》发表十四篇。这些作品，构成了《雅舍小品》的核心内容，于1949年结集出版。

在《雅舍小品》中，梁实秋既以诗意笔触描绘雅舍的独特之美：“得月较早”的优势让这里的月夜格外迷人，山头吐月，清光四泄，雅舍在月光笼罩下仿若“人间仙境”。也如实记录其简陋不堪：“有窗而无玻璃，风来则洞若凉亭；有瓦而空隙不少，雨来则渗如滴漏”。这种“雅”与“陋”的鲜明对照，非但没有减损其魅力，反而更显真实动人。文字间，处处流露着梁实秋苦

中求乐、幽默达观的人生态度，这并非刻意为之，而是他平实简朴生活与从容恬淡心境的自然流露。《雅舍小品》流传之广，令人惊叹，出版次数超三百次，更有“凡是有华人居住的地方，就有《雅舍小品》”的美誉。1986年，中文、英文版同步推出，让这座物质简陋的雅舍，突破地域与语言的界限，走向世界，成为梁实秋文化符号中最核心的载体。

抗战乱世，家国破碎，梁实秋既以犀利的文章、激昂的标语呼吁民众团结抗日，彰显深厚的家国情怀；又以淡雅的《雅舍小品》聚焦日常琐事，在文字中构建起一方宁静天地。这看似“分裂”的行为，实则是他性情与艺术追求的高度统一。在战乱纷飞的岁月里，他以文字为舟，载着生活的诗意，穿越苦难的波涛；以笔墨为盾，抵御战争的阴霾，传递着不惧艰险、热爱生活的力量。《雅舍小品》绝非脱离时代的“避世文字”，而是他在乱世中坚守生活本真、传递精神力量的生动写照。他对日本侵华恨之人骨，却始终以“雅文雅事”构建精神寄托，在苦难中向往和平，在困顿中保持生活的温度，这份通透与坚韧令人动容。

后来，梁实秋离开重庆前往台湾，因对北碚雅舍情有独钟，便把居住的台湾云和街11号称为“台北雅舍”。台湾多雨，气候潮湿，地板常积水，夫人患有风湿，这样的环境影响健康。他又买下一块地皮，亲自设计图样、担任监工，精心打造了一处舒心的居所，再次将其命名为“雅舍”。

晚年他随女儿移居美国，还时常想起北碚雅舍的黄葛树，专门填词寄托相思：“恼煞无端天未去。几度狂风，不道岁云暮。哀叹旧居无觅处，犹存墙边黄葛树。目断长空迷津渡。泪眼倚楼，楼外青无数。往事如烟如柳絮，相思便是春常驻。”

时光流转，岁月变迁。雅舍静静矗立，黄葛树枝繁叶茂，仿佛在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里的文人风骨与家国情怀。



雅舍坐落于北碚老城五路口附近的碚青公路旁，藏在喧嚣与静谧的交界处。迎着台阶拾级而上，可见“梁实秋旧居”的山门。穿过黄葛树掩映的房门，是一幢矮矮的平房，紫色小瓦精致覆盖，老木立柱支撑房体，黑色线条镶嵌外墙，旧式窗框勾勒轮廓，透露着清幽雅趣。

在北碚众多名人旧居中，雅舍格外有分量。抗战时期，文学大师梁实秋辗转千里来到重庆，曾在这里居住8年。1939年5月，梁实秋与友人吴景超共同出资买下这栋小屋。当时，这里极不方便，位于半山腰，周围是稻田，蚊虫繁多，用水要到几公里外的嘉陵江挑。在《北碚旧游》中，梁实秋这样描述：“窗户要糊纸，墙是竹篾糊泥刷灰，地板颤悠悠的吱吱作响。”简陋的条件超乎想象，却被梁实秋冠以“雅舍”美名。而雅舍之名的由来，并非梁实秋自命风雅，而是取自吴景超夫人龚业雅名字